四庫全書

史部

史糾卷三

明 朱明鎬 撰

北齊書

文襄紀

渤海王業不繇子惠溯其樹迹全遜晉景削置帝紀將無過情此紀叙次不倫中載侯景答書尤屬無謂一紀之中或取魏紀或取梁書或取北史剽集三家率爾而

成絶無裁割疑非李氏之筆當屬後人所補

邢邵傳

傳中載請置學及修明堂奏本出李崇之手非邢氏筆也魏收載入李崇傳中茲復云與魏收同奏蓋李氏不考之誤

祖珽傳

讀史至祖孝徵盜銅疊事未嘗不掩卷一笑惟金三品自有高下銅疊二面殊非金叵羅之比梁上君子或過

而不問孝徵雖貪何至遽以入懐所謂下流攸鍾衆惡皆趨史官之筆未免泰甚愚按裴讓之傳邢卲傳魏收傳以及此傳悉非李安平之舊李本稱歡為高祖澄為世宗洋為顯祖演為肅宗湛為世祖率無稱謚之例諸傳變號為謚當屬延壽之書李本卷帙散逸後人取北史相補其中小異者則采高氏小史特殺青時未及詳校耳不然稱號稱謚何一書而兩例也

楊休之傳

史舉陽子烈為時論所鄙者有五端愚謂説祖珽撰御覽事洵有可議其餘諸事可重未可鄙也文林館既立子烈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領袖後進亦屬佳事何故指為傳會必若袁翻之忌邢邵魏收之排劉晝方見先正年事之崇乎鳳將九子在何承天以為美談而在陽子便為詬端大不可解至如立齊髙本紀魏收欲取平四國之歲為齊元子烈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陽子史裁自不可移必取平四國之歲為齊元曹氏平

黃巾之歲即為魏元平司馬平西蜀之歲即為晉元年
建安不聞屬之當塗正始未嘗移為典午永熙天平忽
曰攺步將置武靜二帝於何地子烈諷勸審正全從國
史起見不因存没異懷且向歆天文父子不同劉張師
說前後頻異況區區比肩事主之人乎子烈性通率不
樂領職再居吏部謂為妨吾賞適其領中書監也謂人
曰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亦即此意夫芥視軒冕
復謂為鄙必且嗜進乾没不休方為無累青史矣至於

燕王之封子烈謂所親曰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倡優賤隷悉邀社封淫名邪寵曾何足顧子烈斯語律以顔異反唇彼無所辭倘謂喜得假王口失常度未免失之河漢凡此諸事史官之所鄙後人之所重即史官亦無定見不過當時為高肱韓長鸞諸人所鄙史官亦從而鄙之耳即子烈實有可鄙者天池得石盛稱符命六王三川曲為演説智不及於桓譚佞有同於張華史官曾不指摘亦

復何故

文苑傳

敘中譽宋孝王不容口據謂待詔文林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畧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睹此論則孝王必文行兼美遠出顏介諸人之上及綴循吏傳而孝王復附見宋世良宋世軌之後以為孝王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録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言多妄

繆篇第越雜無著述體由此言之孝王文無足采胸有鱗甲特一傾險士耳文苑則舉之上天循吏則按之入地鉅鹿伯起之癖不圖於安平復遇之劉善經隋書中僅一見之按北史云善經諸人事多遺逸則善經要亦孝王流亞耳

北周書

宇文護傳

宇文薩保宇文氏之周公也幸則為周公不幸則為薩

保耳史臣加以至逆之名寃矣文帝捐館王業未成外寇方張諸子尚幼此時宇文氏無論不得王并宜失霸薩保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奉之孺子王其事不可謂不難未幾孫李之嫌搆幽廢之勢成此閔帝自廢非薩保廢閔帝也或曰廢君非純臣事然則伊尹廢太甲矣霍光廢昌邑矣一君廢復立一君一君死復建一君未嘗陰覬龜鼎貪立孩稚薩保此心惟不忍負一死叔父耳奪非常之富貴而付諸弟弟以富貴之故而并

疑及所奪之身韓盧得免不敢自肥而進之主者主者既獲彼狡而并烹此走庸詎人情乎武帝有云三十歲天子豈為人所制此志一萌薩保無生理矣所謂功高者主震地逼者身害也或曰薩保弑明帝罪不赦愚謂明帝以疾不以弑明帝大漸之日口授遺詔文成數百至今誦之首尾温麗古今受酖者多有之卒然中毒不能少須臾毋死乃從容作絶命辭乎李安進毒之説創自武帝一人已外無一人知者及安被誅齊王憲為之

請命倘薩保當年奮然行王莽梁冀之逆中外便應喧播即禁中秘密外人不得預聞而齊王介弟出入禁闥英察性成動靜先知何至十三年之久意中尚無此罪人也當是武帝欲甚薩保罪特加之辭耳王與諸人之誅咸曰伴齊王憲而死李安諸人之誅吾亦曰伴晉公護而死然則薩保可不死乎曰不可後世之人不幸行周公之事居周公之地即周公復生不復望活區區一薩保乎薩保之受誅此學周公而死者也陳宣帝之溺衡陽齊昭帝

之賊濟南及宋太宗之殺武功此不學周公而生者也

嗚呼忍矣

賀拔傳

賀拔兄弟傳魏書立之北齊書立之北周書復立之愚意賀拔本屬魏臣惟破胡晚年與黒獺相周旋耳賀拔諸傳止應魏書紀録齊周二書可無載入

劉璠傳

據云南鄭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許焉惟令全

播一家播泣請再三太祖遂許之南鄭獲全播之力也

及觀赫連達傳則有疑焉達從達奚武收漢中拒守積

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賀蘭願得等以其食

盡欲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

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士馬猶强城

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

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遂受

蕭循降以此言之則南鄭獲全者非劉璠之力又赫連

達之力也在璠傳則以為璠功在達傳又以為達功兩人同功莫適為主而史官之牴牾已見合二傳觀之欲屠南鄭者賀蘭願得之徒非太祖及達奚武之意也即達奚武請屠之説并屬史官誣丈達奚欲極兵威遽至上聞則逞臆行意何施不可乃集議行庭採擇衆論耶且此請既已不行便當明朝廷不殺之仁受降之外自無它法何故廣開議端强立同異深没其恩於上而巧歸其善於下達奚大將不宜有此險情贅行也史官當

日不過欲甚劉璠之美遂使兩傳立言不復相蒙耳

周諸王傳

楊堅殺宇文子孫殆盡其意惟畏為我難耳周家子孫滅隋家子孫安矣一傳煬帝終死於宇文化及之手化及即屬賜氏然不死他族而偏并命於兹姓天之報施亾人何其巧也周氏諸王間不乏賢代王不邇聲色滕趙俱能文章或謚以僭或謚以㬰或謚以慼或謚以野纍纍惡謚皆隋志也出於隋志而登之周書史官不加

一辭焉載事之筆焉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剌王直可
無議耳即晉公護齊王憲之謚亦皆有辨晉公護之謚
蕩也武帝之志為之也齊王憲之謚煬也宣帝之志為
之也然史官猶可解者曰此固周志而登之周書也史
官書法宜云何曰趙王招為隋文所害謚曰僭餘凖此

隋書

諸志

宋書以陳志無志晉書未成無志并蜀魏吳晉四國之

志而入於宋書之中隋書以梁陳書無志後齊後周書無志并四國之志而入於隋書之中史官以此夸多闕繁可矣律以史裁則兩史均譏書名宋書而雜載吳晉蜀魏之事可乎書名隋書而雜載梁陳齊周之事可乎倘嫌本書未備則附益其下增廣記聞如裴松之之註陳志可也不然成書之後徑自孤行以備搜採如魚豢之魏畧崔鴻之十六國春秋可也混而一之記事記言之倫脊於此大失矣或曰隋書與宋書不同宋書紀志

列傳成於沈隱侯一人之手隋書紀傳魏文貞立之隋書諸志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趙國公長孫無忌主之一成于貞觀之十年一成於顯慶之元年當時呼為五代史志實與隋書並行乃後人混編而入之者夫然則魏文貞與沈隱侯又自有辨

韋世康傳

按世康本傳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嘗慨然有止足之志又云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

矜物若然則無以處乎韋師之傳矣韋師之傳曰族人
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於是晉王廣為雍州
牧盛存望第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
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
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繇本傳言之世康知足知止彷
佛二疏之風矣繇師傳言之則世康一躁競盈胸毒螫滿
懷之夫而已按本傳又云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
父時田宅盡以與之此杖前予之乎抑杖後予之乎居

官落拓頓至予杖天下無此父兄之教且推田分宅鶺鴒之誼亦云殷矣橫加蕃楚抑又何心此史官之讆言而非實録也李氏北史諸韋合傳而並載不刪尤為可議

房彦謙傳

吾讀房彦謙之傳而嘆賢者之不可無後也子孫享盛名列髙爵祖父之美從而益章子孫不肖降在皂隷先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多矣即邢

德之愚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貴遽削張湯之酷後人負荷蓋可忽乎彥謙誠賢者位非通顯細行畢書才非作者遺文備錄斯蓋有繇吾謂魏書髙湖之傳為髙歡而作也楊椿之傳為楊愔而作也陽固之傳為陽休之而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為文皇后而作也房彥謙之傳為房𤣥齡而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所不免李景長賢魏史不錄因魏徵而立傳滎公護兒前書歎美為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維杜正倫之故而曲為揚譽世

基謟惡因虞世南之兄而頻置文林末詢國書先參家乘史官此病殆亦同風已

南史

趙倫之孫倩傳

倩尚海鹽公主後詔離婚史載其由不過家人反目以言戲始以手擊終此閨門恒態兒女昵情丈帝何故不加正訓絶其姻媾耶及推其實海鹽與逆濬私通趙倩入宫忿詬援絶帳帶丈帝震怒并賜海鹽生母以死離

婚之事繇此不然文帝亦温恭主何至淫刑過舉而怒猶未怠耶此李氏之考事未覈者也

劉韞傳

劉韞史之所謂人材凡鄙𣧑簿繪形資人嗤笑者也彦節謝權知為將族此又前識之士明決之夫矣乳臭狂且忽爾見幾何前愚後智頓成回易總之新朝受命故國孫支憎其秀出無分蒼素悉援惡聲沈書坐諸劉以謀亂李史目彦文為下材紀事小異而大歸同病者也

吉翰杜驥傳

按吉翰傳刺徐州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呈視訖謂之曰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愚謂典籤固有罪罰之可也殺之不可也殺刑法之吏以寛不赦之民是舞文以立威其處心積慮成乎殺也按杜驥傳驥欲

棄雒陽慮為文帝所誅會姚暹夫正率所領羣鐘于雒
水驥乃誑之共事暹夫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于是引
衆去驥亦委城南奔遂卸罪於暹夫上大怒使鄭順之
殺暹夫於壽陽愚謂此一役也杜驥可斬已則委罪而
中人以死詩人有言爲鬼爲蜮驥之謂哉此二人者志
存刻深中藏險賊李氏悉載之循吏之傳無乃失之誣
乎抑江左偏安民方肉吏方刀絲人穀人不足晝夜二
人奉職稍稍有狀姑寬取以充數乎質之史遷立傳之

義正復相病也

義康傳

傳曰上疾嘗危殆命義康具顧命詔義康流涕還省以告劉湛殷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不答按宋書則不然義康流涕以告殷劉劉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殷景仁並不答此最為得理劉班擁戴東宇為日已久固應有勸進之辭義康友于素篤景仁盡心朝廷自應結舌不置可否此李史之不

及宋書者也書史差差異同名為一家及紀此事未免好新而失之不審正矣

宋文帝諸子傳

按總叙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及視逆濬本傳乃濬母卒命淑妃養以為子在總叙則氣屬含生在本傳則體緜負螟入室之戈行自操焉

蕭穎胄傳

按此傳大概與蕭書同而微有異者蕭書所云斬山陽

則劉懷慶劉熙雖蕭文炤孫末陳秀五人也李史所云斬山陽則席闡文一人之力也蕭書云山陽至州單衣白服將左右數十人而已李史言山陽至州將步騎數百人數百數十茲屬小節不嫌異辭至於席氏功髙瓶辭首義一史累載其文一書全削其實傳信傳疑後人何從愚按蕭氏南齊書成于天監中武帝詔付祕閣脫有訛謬應時改定吾知蕭書為實録而李史為附會也

循吏王洪軌傳

王洪軌貪功好大邑民被殲招魂慟泣羣以為仁夫獨人之父寡人之妻孤人之兒萬骨告枯僅博王刺史一哭究復何補與死得刺史哭寧生得刺史笑耳且起家初政以貪墨致敗後即改絃美其自新於事已定遽稱良吏史官實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已乃從事整束徒以晚蓋之勤許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隱逸杜京產傳

隱逸傳載杜栖及剡縣小兒心竊非之以理相揆杜京

産入隱逸傳子棲入孝義傳剡縣小兒附之此上格也
曰李氏著書父子不別繫也然則因杜京産之隱逸而
及棲之孝義猶為父子著代之例因杜棲之孝義而并
及剡縣小兒之孝義并忘立言篇目之名矣收孝義之
姓氏亂隱逸之篇目無倫無脊莫此為甚　南北史紀
事有體網羅散逸功在諸書之上若夫父子相承祖孫
並繫詳列家乘驾跗貫聯以供觀覽最為簡直而深覈
史裁有乖體製張湯在酷吏之科安世不應同傳祖約

居叛逆之例士雅仍自孤行黒白混登不無遺恨但推其源本蓋亦有繇晉世賈弼以氏族名家唐代李素因肉譜騰號此學熾興緣以修史終然翳奪笑貽大方

沈昭畧傳

按東昏行酖昭畧責徐孝嗣以不能廢昏立明以甌擲之曰令作破面鬼及閲孝嗣傳孝嗣謂昭畧曰始安王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繇此言之不容有擲甌事矣二傳何所紀之乖剌也

武帝本紀

劉山陽之死按武帝本紀則拔戟斬之者陳秀也按蕭頴胄列傳則勒兵斬之者席闡文也一人之書在齊屬席在梁屬陳將安所傳信乎

潘妃傳

按本紀帝入收嬖妾潘妃誅之按王茂傳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啟求為婦玉兒泣

曰昔日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義不受辱乃見縊繇本紀言之則武帝赫然行小白之誅繇列傳言之則玉兒貞烈矢栢舟之節胡居乎一人之筆内矛外盾不辭為杓端兩星也

曹景宗督軍援呂義之

曹景宗傳曰詔景宗頻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勅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頻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

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韋叡傳曰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逗遛觀彼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帝怒景宗之不進觀彼傳則武帝幸景宗之頓軍且龍環御刀之賜義得耑殺何故復受景宗節度乎此南史兩傳之自相牴牾者也

沈約傳

沈隱侯宋書追原家乘華胄遥遥下筆不能自休此自叙則然而李史直取以作傳此豈史官之體

何敬容傳

南史作梁臣列傳紕繆非一即如敬容一傳中云淺於學術通苞苴餽餉無賄則略不交語是簠簋不飭者此何敬容也末又云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是家無長物者

此何敬容也一人之身乍賢乍佞一傳之中自揖自埋總之何國禮勤於簿領拙於風采輕薄之子遇輒反唇所以江簡有採荷之辭蕭巡有卦體之什一時競傳互相弄墨李氏沿彼舊流辭多溢惡厥有繇哉

孝義趙拔扈傳

趙拔扈誓社報讐刼殺長吏攻剽城邑以正律之居然一盜耳吕姥聚黨以修子郤漢書不稱其慈王肅攝邊以伸父冤齊史直目為寇拔扈何幸擅斯隆譽耶左氏

有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是借忠孝之路以開盜賊之門未必非拔扈一傳始之惜也其未講於春秋齊豹書盜之義也

隱逸鄧郁傳

傳載衛夫人事其失也誣燕齊迂怪之談乃出良史之手耶若然則洲記荒經搜神雜俎當與馬班二家分路揚鑣居然有正史之目矣總之南岳先生傳奉詔之臣不得不作著作之官不可不刪

傅縡傳

惡蛇享祭之事李氏載之以為傅縡毒口之效愚謂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詆無以勸後且大鳥騰翮忽下楊公之壟巨虵揮涕偏叩竇氏之棺漢朝不為志怪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愍彼遺直寛此筆舌也

北史

胡靈太后傳

按傳云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

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嗣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懐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愚讀而疑之既而廢然曰史臣書此其非實録也明甚靈后一淫婦人何能曉暢大義若此甘自捐軀命于受孕之時而覬䚊兒於嗣統之後始則祝胎有詞繼則攫子而食初終兩截並不相蒙即失行之婦間多明智要

之此語出於文明馮后之口則可信出於胡靈后之口則可疑馮后媢而智時出於正胡后媢而憨盡納於邪雄嚚狐綏惟求雄牡烺烺辭令應所不嫻即或有之當繇宣武春秋已高萬方求嗣當夕之際密許以不死故哆口大言紿諸夫人耳又或不然則以貪生之心幻為輕死之言六宮廣播其語宦寺交稱其德宣武優柔易惑難斷遂使鈎弋故事不舉魏朝而拓跋之祀繇斯不臘是則靈后之為計止在求生而諸夫人尚墮術中也

史臣書此其非實錄也明甚

史稱魏舊制太子生母賜死為故事此亦非實錄也賜死之事一行於道武再行於獻文而諸帝未嘗踵行獻文孝文孝文初非帝意陰主其事者文明馮太后為之祟也道武殺明元之母劉貴人獻文殺孝文之母李氏孝文殺太子恂之母林氏曰此魏家故事也而魏家故事實不然太武之母杜貴嬪明元未嘗殺之也景穆之母賀夫人太武未嘗殺之也文成之母閭氏景穆未嘗殺之

也明元太武景穆未嘗行茂陵之誅而何獨致疑於宣武杜氏賀氏閭氏未嘗有鈎弋之痛而何獨致辛於胡嬪則不殺者故事殺者非故事也馮后曰不然李閭二族將圜起而睨吾位告其子若孫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子若孫勉應之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臣民相率口語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史臣緣而筆之書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實則不然道武一時殘忍之舉而馮后因口實之以為故事史臣緣而筆之書者大誤

也非實録也此胡靈后所為在掖捬之中奮其長舌以死為歸者也

元諶傳

史稱諶無它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此語謬矣按趙郡王愛其次子諶即讓封始遷肆州繼廣食邑諶悉辭不受高節素風一時無輩及尒朱議欲遷都恐喝河陰之毒諶抗辭無撓强禦色沮此非才識而何北史因魏氏之言沿而不削亦一疵也

鄭羲傳

史云鄭羲雖不潔清義然後取天下豈有義然後取之人而猶被不潔之名者乎魏收祗讀章句不諳大義一遇經傳附會即敗乃知禮義之文中外相應收不敢望見吾丘司馬也李氏仍之不删亦是一病

楊播傳

楊播高祐二傳當時疑其詞多溢美武定天保之間楊愔高德正方用事魏收所云我為二公作佳傳是也及

細閲之高傳尋常畧無謟筆楊傳文成一卷其詞數千孝友逸羣百口殲盡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尒朱固屬淫刑楊氏本無隱慝然其中緣飾過情史官未免有之李氏知為穢書而一一襲故亡所芟改是為大失

尒朱兆傳

秀容渤海術本一家尒朱以輕猾隕躬高氏以深奸定霸史官不審加高氏以舉義之文魏收仕齊謟言如簧固無足怪北史仍襲陋說豈亦受北來酒肉之贈耶

尒朱天光傳

據天光傳云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擊蕭寶寅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及寶寅本傳復云與侯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天光之傳則寶寅受縛寶寅之傳則寶寅自投二者何去何從醜奴狂僭以天光之傳言之寶寅獲後始稱僞號以寶寅之傳言之則醜奴狂僭已久來便授官否則太傅之職非至尊孰與除此耶二

者又何去何從且天光傳所云寶夤被禽之地靈州也及細考本傳寶夤曾至平涼後仍歸雍州即今被禽乃雍州非靈州也二者又何去何從

斛斯椿傳

魏收立斛斯傳曲詆之所以諂高王也北史削去樂亂干禍之辭而猶存厥性佞巧之語天下有厥性佞巧之人而能辭店受牛留心軍國重事者耶李氏著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於列傳舊文

或芟削以見史筆或濫存以形疵陋其中玉石較然自辨

節義傳

史載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三人搜補逸漏可稱良史獨傳中王玄威石祖興一以匹夫而喪天子一以部民而結上官長無恥之習開側媚之端猶然仍魏氏書而不削未可以訓也

梁蕭傳

北史削劉石諸國不載最為得衷獨綴蕭梁者以江陵黑子屬西魏附庸耳愚謂梁雖小弱實中華帝室之胄殿諸鐵伐徒何猶然島夷相畜耳以弁簡端于理為允

高麗諸傳

諸本國之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否者削之諸傳正體宜直云某國出某氏之後已詳某書某傳中文多不載一二語可了且復無煩剌剌也

文宣紀

紀云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后妃傳云薛嬪者本娼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為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納宮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為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産亦從戮紀言無故則暴怒出于一時傳曰過産則行刑施之有漸紀傳之說將安所從以清

河王傳考之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其說大概與后妃傳相類紀特欲甚文宣之暴措詞未免兩岐耳

段韶傳

傳云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迎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及閱高趙郡之傳則不然傳曰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

敵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于是以敵為能繇此言之惟敵是求者高須拔也容頭過身者段孝先也孝先堅壁固壘以老敵師是亦將家所尚明月素號知兵何故輕致反唇或者非實錄乎語孝先材畧不在明月下勅勒老公服之而厥子黠諸至尊之前乎且閱髙敵傳則選愞覩望孝先不免辱國閱孝先傳則老謀壯事又復萃于一人一

傳一事並出李氏之手兩兩相背正復不解

邢卲傳

置學一疏魏李崇之筆延壽混入邢傳殆襲百藥之史而忘其訛也但二李亦復小異伯藥以為與魏收同奏延壽以為與元義同奏改魏收為元義者應是見靈太后答教此時疑伯起尚未登用遂稍稍更定耳獨不思此疏上於永泰太昌之間元義胡后久作冢中枯骨焉得同之上封事并望其勑議乎此紀載之可一笑者也

傳中載宣武富於春秋崔暹每勸禮接名賢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引別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勅用妻兄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啟宣武執其嶌擅邵縣是被疎及按崔暹本傳則又不然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丈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嶌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

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疑也以二事合觀同薦一人而被毀及被毀而能容與不能容則大異一崔暹也胡爲猜深刻急於宣武之世而豁達大度于文襄之朝也在宣武之世則銜之在文襄之朝則容之一事而前後異同寬忮頓易此必史官好立議論之過以致紀事之互舛耳且秀容既敗渤海乃興宣武之世六鎮跋扈甫形尒朱反跡未見此時賀六渾不過一鮮卑客耳高氏霸府何在崔暹頓爾柄用宣武之朝尚

無崔暹之跡薦邵一事在崔傳則可存在邢傳則可削
或曰玩邢傳本文宣武當作文襄亦一時載筆之誤若
然更無以處乎崔暹本傳矣總之後代史官久不識闕
文之義事取球聽不顧牴牾所以盟宻夏五之文此風
邈不可再也

儒林張景仁張彫武傳

張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它藝厠諸儒林徒辱縫掖李
鉉馮偉有知便應割席張彫武蹇蹇匪躬忠諫被誅死生

之際偉然可觀此當舉其大節沒其小疵傳中以景仁同譜之故謂其逼婭胡兒與相首尾均此一人始則屈志瑣姻之側終則抗顏萬乘之前有是理乎北史至謂少年美面為王元則所愛悅曲舉斷袖之歡以巇傳經之雅史官與人為善未應如是

胡長仁傳

太白食昴之變北史以為二胡當之按胡長粲為趙州刺史昴屬趙分刺史當其災咎徐之才之說良屬有據

及長仁賜死復同此占曰食昴不利胡王以長仁姓胡封隴東郡王故也果爾則井鬼見異必傷秦密之宗牛斗呈祆斷禡吳均之族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為旄頭鮮介之倫傳會成說徒資嗢噱

恩倖郭秀傳

傳云秀親寵日隆張伯德祁仲彦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愚謂此非實錄也按張華原循良之吏齊代治行推為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稍加禮貌不峻絕之而已

否則效杜征南故事賂遺雒中權貴使不為我難耳史官遽加深丈為善者懼矣

蘇夔傳

傳曰性傾險無行論曰志識沈敏方雅可稱一傳一論何相背之戾也按李氏南北史緒論率割裂成章率爾而作剽襲前人無復巳筆間或有之僅屬一臠李氏詳於紀畧於傳詳於論其大率也總之作史之體是人賢否既具載本傳曰論曰贊曰評胥屬駢枝苟無創論别

閒與本傳相左右者作傳之後不必作論偉哉本朝宋王二公之修元史也加人一等矣

楊素傳

按素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兵屯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騎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及閱文帝十三王傳大不然煬王憲之傳曰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

汾水關並受憲節度繇此言之則屯鷄棲原者永昌公
椿非齊王憲也憲傳又云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
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
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字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兵
遽退盛與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
逼憲又救之會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疑栢菴為
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繇此言之則救者齊王退者
非齊王也奉勅夜返者齊王懼而宵遁者非齊王也戰

而斬獲者齊王僅而獲免者非齊王也望栢菴為疑兵齊人未嘗追躡率盛苟而苦戰楊素何不列名二人之傳矛盾抑至此乎或解之曰周書成於令狐隋書成於魏氏二人當各有所本後人不能定其是非至於北史出于一人之手立齊王憲傳則歸功於齊王而楊素不聞齮齕立楊素傳則溢美於楊素而齊王罪同覆軍蓋蹈襲二家成書不復詳校爾

史糾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糾　卷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祭酒臣鄧奕孝

謄録監生臣羅　澤

史糾卷四

明 朱明鎬 撰

新唐書

高祖紀

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歐宋新書以為在武德之五年劉昫舊書以為在武德之三年司馬涑水棄新而取劉其必有所据矣

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按高祖辛巳詔不過沙汰僧尼禁增寺觀非廢法也且七年十月曾幸終南山謁老子祠矣此詔下而事竟不行未嘗廢亦未嘗復新書云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浮屠老子法二者皆非實錄也據劉書辛巳之詔亦在五月而非四月

太宗紀

紀云太宗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此史官書悮宗室降為郡公非縣公也吳縝糾謬之言良然縝又

云紀中太宗享年差三歲余細考年歷太宗生於開皇之十八年隋文崩日巳七歲矣合大業十三年武德九年貞觀二十三年計之應五十二歲今紀云年五十三所差一歲據吳氏言之則太宗享年五十矣吳氏之言亦不為無謬當以劉昫之紀為正劉昫書曰太宗年五十二

高宗紀

總章二年冀王旭輪改名輪此皆史官書法之謬冀王

原名旭輪不過仍令單名耳初未嘗有所改也新書舊書書法互有勝負即如房遺愛柴令武謀反荆王吴王非與同謀長孫諸人憎之强擠之以死舊書混而書之不過曰房遺愛元景恪薛萬徹柴令武謀反伏誅而已新書書曰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公主謀反伏誅殺荆王元景吴王恪是非斷斷不減春秋之筆此舊書負而新書勝也高宗改元十四舊書於改元之故必詳其說新書類畧之而載舊書於永徽必

稱七年於顯慶必稱六年餘皆以此為凖新書徑稱元年而無七年六年之文不知諸元惟麟德可以從歐氏書法以有詔預改耳它元則不然或改於二月或改於三月或改於八月或改於十二月未改元之前所行之事不得不連而相舉以是知劉氏七年六年之文為必不可易開卷朗然若撥霧而見青旻此新書負而舊書勝也

中宗紀

景龍元年七月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此史官書法之誤也是時武三思及子崇訓既已誅之矣何不克之有但衆靖身殲弄兵自焚耳

玄宗紀

紀畧傳詳史體固然過加刪削毋乃太簡玄宗春秋既高王心日蕩時御勤政之殿屢登花蕚之樓君臣曲宴賞花賦詩甚至至尊邀宴罷之車醉臣受牀褥之賜休假縱游戒無入署旬節張宴官為賜錢半成勝事全繫

風愆史臣没而不書何以鑒後及其西蜀迴鑾南樓高
御肅宗徒步而控轡上皇撫背而止車父子歡然允彰
孝道筆削不及後代何觀至於李林甫之平章事也書
曰是日大風拔木楊貴妃之入侍也書曰以壽王妃楊
氏為道士號太真春秋謹嚴凜凜筆端舊書義例敢望
肩背但揚氏固為禍水安賊最屬亂源寵以使相假之
王封紀中曾不一載吳縝病其踈畧不其然歟

肅宗紀

肅宗紀云乾元元年十月立俶為皇太子代宗紀又云乾元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子二紀相距幾何或以為四月或以為十月以舊書考之代宗實以乾元元年五月正儲位則十月四月所紀皆舛

代宗紀

代宗天質仁厚高出世主優崇宦官是其大疵姑息藩鎮事非得已肅宗獨柳甫誅河朔遽失代宗矯而過之馴至委轡至其待功臣有體敬事汾陽使之功高不懼

僕固懷恩罪惡滔天邺其老母嫁其幼女武臣悍將可以感而泣矣此視雄猜之主鳥盡弓藏深文密網麥夷遠及何但什伯與千萬哉歐陽目為中材之主未免太甚善乎劉昫之言也曰罪已以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載縉之姦回重衮綰之儒雅修已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作梗貿恩勞師弊賦者蓋陽九之末泰豈君道之過歟

德宗紀

德宗三年十月壬辰射生將韓欽緒謀反伏誅按欽緒游瓌之子也欽緒逆連妖僧德宗以功臣子特原之所誅者止妖僧李廣弘及餘黨百餘人欽緒未嘗正典刑也

昭宗紀

景福元年十月河東將李存孝恃擒孫揆之功怏怏望報及李克用用康君立存孝益不平遂據邢州與張濬通本紀書曰河東將李存孝以邢州叛附於全忠乾寧

元年三月太原軍陷邢州執李存孝用轘裂之刑本紀書曰李克用寇邢州執李存孝殺之一曰叛一曰寇此史官代朱温李克用執筆也存孝果叛在克用不宜書寇矣克用果寇在存孝不宜書叛矣且當日邢州之據實與張相合縱未嘗送欵朱梁克用意中指為叛耳在存孝不得云叛即河東州兵自戰其地自執其將未嘗侵天子土疆賊天子命吏朱温意中指為寇耳在克用不得云寇書寇書叛兩者均失至於紀事年月遠近乖

諺李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在懿宗咸通之十三年本紀乃以為僖宗乾符之五年宋威殺王仙芝賊黨尚君長在乾符之五年本紀乃以為乾符之四年踈舛之病即二事可見

諸志諸表

紀與志並出歐陽文忠之手所紀災祥年月日互殊武德二年地震在高祖紀則九月乙未在五行志則十月乙未貞觀七年雨土在紀則二月丁卯在志則三月丁

卯貞觀十二年地震松叢在紀則正月乙未在志則正月壬寅貞觀十三年石然雲陽在紀則四月壬寅在志則三月壬寅武后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在紀則十月乙巳在志則九月己巳僖宗乾符中五月風雹在紀則五年五月丁酉在志則六年五月丁酉二者何所取矣當以質之司馬涑水及劉道原

舊書煩新書簡舊書疎新書密其大較也舊書立志十有一新書立志十有三而增儀衛志兵志選舉志焉舊

書無表而新書立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焉舊書
武后止入帝紀新書既為武后立紀又為武后立傳新
書於諸傳之外又立卓行傳藩鎮傳又姦臣叛臣逆臣
傳凡此條例皆卓卓度越劉史無容置議顧有進焉者
宰相世系差似可删遥遥華胄徒資一噱郭崇韜泣拜
汾陽之塋狄武襄笑謝梁公之誥郭狄之識孰崇孰卑惜修
史者見不及此新書不當删而删者帝紀之詔勅新書
當删而不删者諸相之世系也帝詔詳載劉書殊足觀

覽雖學士視草未必悉出宸裁而詔誥臚列亦以備一代立言之體歐氏全削不收此新書之微遜於舊書者耶　宰相世系紕繆不一蘇瓌字昌容乃曰字廷碩廷碩頲之字也蘇震本瓌曾孫乃曰七世孫七世抑何遥遥耶李朏本李承之兄系中以兄為弟李藩乃李承之子系中以藩作潘李晟之高祖名芝蘇頲之曾孫名翔並削去不叙于惟謙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載武什方相武后而武氏表不載李藩相憲宗而李氏表不載鄭絜

相昭宗而鄭氏表不載諸凡疎漏是不一倫

代宗母吴皇后傳文多不載

傳中所載强半皆虚吴后入宫在肅宗未為太子之前林甫傾陷在代宗既已成童之後三日洗兒賀姆擅易語既誕絶事復不經宋之修唐書也命翰林學士各搜異聞人置一通以備舊史所未載以故稗官説部絡繹奔會茍期悦耳不務叶情借南董記言之局競王何隸事之長此其短也咸林吴氏駁之極詳今全載之吴氏

糾繆曰今按本紀代宗以大歴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按林甫本傳其未為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宫之事此其証一也又按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宫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為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証二也且肅宗既為太子其宫室之内汛掃庭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

加除治者乎此其証三也代宗既為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浴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口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証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盖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于後世也

高宗三女睿宗十一女

高宗之女義陽宣城兩公主四十不嫁武后以嫁衛士

太子弘傳載之而公主本傳畧之義陽下降權毅宣城下降王勗二人即太子傳中所稱當上衛士耶吳氏糾繆以為四十不嫁事似有而實虛此語誠然蕭淑妃被難之歲大約與武后入宮之齒相亞其女即被幽縶猶應在童年字人之日豈其遽至華髮據宣城本傳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則王勗之為刺史而不為衛士也明甚即權毅之官畧不可攷而王勗居然仕籍本非老兵衛士之說胡為乎來哉即曰尚主之後予以美官本傳胡

不明言本末而直以下嫁潁州刺史為文也則四十不嫁固虛而下耦衞士亦復不實太子弘之傳曰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弘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衞士配之公主傳曰義陽公主下嫁權毅高安公主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史王勗此兩傳之自相矛盾者也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凉國公主又嫁薛伯陽中宗宜城公主下嫁裴巽鄌宗薛國公主又嫁裴巽豈二主同歸於一人耶抑荆山宜城早年而

涼國薛國嗣婚耶史無明文徒爾傳疑此固率爾之紀非堅据之書也　咸林吴廷珍曰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耳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

玄宗女

書稱玄宗二十九女而數之乃三十女即蟲娘見憎至代宗方得封名要不可謂非玄宗女也新書之疎畧大約可見至如駙馬之姓名諸傳互易廣寧公主之夫在

楊妃傳則以為程昌裔在公主傳則以為程昌胤常芬公主之夫在張后傳則以為張去盈在公主傳則以為張去奢臨晉公主之夫在孝友傳則以為鄭潛曜在公主傳則以為郭潛曜不寧惟是太宗女豫章公主之夫在唐儉傳則以為唐善識在公主傳則以為唐義識二者何去何從讀史者未知所税駕也

諸王傳

甍年卒月紀以傳信史官之筆未可輕下乃有紀然而

傳不然此傳然而彼傳又不然者流之後祺何所取裁即如常山王承乾之卒在太宗紀則貞觀之十八年在承乾傳則貞觀之十九年太子宏之卒在高宗紀宏本傳則上元之二年在太子賢傳則上元之元年肅王詳之薨在德宗紀則建中之三年在肅王詳傳則建中之二年惠昭太子之薨在憲宗紀則元和之六年在穆宗紀則元和之七年在惠昭本傳則元和之五年諸王而外復如武惠妃之薨在玄宗紀及惠妃本傳則開元二

十五年在楊貴妃傳則開元之二十四年然則從傳乎從紀乎從此傳乎抑從彼傳乎帝紀修於歐陽列傳成於小宋猶曰二人分局或未校訂以故載筆有舛及二傳之矛盾則成於一人出於一手何相背之戾也諸王享年紀錄亦復多誤江夏王道宗薨年五十一本傳乃以為五十四道宗生于隋仁壽三年癸亥之歲死于永徽四年癸丑之歲自癸亥至癸丑年五十一何以見之劉武同度索死之戰道宗年十七此武德二年也按此可推太子弘薨年二十三本傳乃以為二十四按燕王忠傳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時永徽六年乙卯也上

元二年乙亥薨正得二十三太子重潤薨年二十本傳乃以為十九重潤生改元永淳是歲壬午死于大足元年是歲辛丑正得二十據傳攷傳其失自見即劉昫舊文所書不異身任筆削者獨不可一一是正之而乃沿襲其故耶吾恐吳兢劉知幾所修之史正復不然

中宗子殤帝

吳氏糾繆曰今按新書凡列帝諸子間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

令此所謂殤帝者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温王中宗崩韋后矯遺詔立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即位復封為温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册為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蹟則宜列之為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令傳但紀殤帝二字其餘皆畧而不述亦

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反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窺者莫知殤帝之為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此咸林為温王不立紀傳而發也愚按温王封爵事跡散見於中宗睿宗之紀及韋庶人太平公主之傳雖無紀而有紀雖無傳而有傳宋景文之所以闕如也雖然帝子詳列温王則否咸林之論當非季緒瑣瑣顧五尺豎子制命妖后即位後所行不過斜封墨勅耳何事可紀何紀可立即以漢昌邑王晉海西公例推之

宜為温王立傳而不應為温王立紀

紀傳書名

史官書姓書名書字所以傳信也高祖之子滕王元懿而紀書為越王元茂憲宗之子信王憻而紀書為信王恂昭宗之子德王裕而紀書為德王祐魯王靈夔之子范陽郡王藹而紀書為范陽郡王靄覯察使崔瓘而紀書為團練使崔灌黄州刺史瞿章而紀書為黄州刺史矍章雍王繪之曾孫景恒而宗室世系書為景悞李承

之子李藩而宰相世系書為李潘此歐陽永叔之過也
劉昌裔之傳誤以楊子琳作楊忠琳孟元陽之傳誤以
蘇光榮作蘇元策田令孜之傳誤以鹿宴弘作鹿景弘
仇士良之傳誤以魚弘志作魚志弘突厥之傳誤以李
髙遷為李髙遷一吳大璀也在柳晟傳則以為大璀在
吳通玄傳則又以為璀一頡利之子也在突厥傳則以
為疊羅支在李靖傳則以為疊羅施一何重霸也在武
宗紀則以為重霸在進滔傳則又以為重順一牛昻也

在僖宗紀則以為牛勗在田令孜傳則以為牛頊此宋景文之過也藝文志中以仇甫為裴甫公主傳内以鄭氏為郭氏臨晉公主之夫郭潛曜也宰相世系以蕭眘為蕭登袁朗始祖以袁粲為袁察此紀姓紀名之誤歐宋兩家分任其過者也　君臣改名史官並宜詳書中宗初名哲武后改為顯穆宗初名宥憲考改為恒紀中絶無明文劉齊賢犯章懷之名改為景先楊隆禮避玄宗之諱改為崇禮傳中並行遺落後人讀史不恨其闕如耶

裴寂傳

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此史官之誤也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未嘗告玄真反所劾者裴緼耳此亦隋代事于唐朝無預雲起本傳可考也且武德初并未嘗有麟州麟州置于玄宗開元之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而始置此州在高祖時何得有麟州何得有麟州刺史即何得韋雲起為麟州刺史而告裴玄真反耶裴寂之傳韋雲起為麟州刺史韋巨源之傳巨源貶麟

州刺史一在高祖武德之初一在武后天册之歳悉以子孫四五十年後新置之州為授官左遷之地誠不得其解也即曰劉昫之史亦然舊書本多誤後來史官宜一一是正之始無媿厥職耳

李勣傳

傳云勣以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劉昫舊書則云薨年七十六愚細考之李懋功卒年六十八舊書新書皆非也按李懋功本傳十七年往從翟讓作賊時大業末年

也義寧三年即大業末年所不必論加以髙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髙宗永徽元年以至總章二年共十九年通計之李懋功止六十八歲耳卒年八十六尭年七十六劉宋二史果何所据而書之耶即曰大業末年原屬統辭焉知非十年十一年而必以十三年遥斷之乎若然則李懋功卒年或七十或七十一不得云七十六也倘曰李懋功作賊時在大業中則舊史之書尭稍近而新史之書卒尤遠矣

長孫皇后歸太宗

皇后本傳曰長孫熾嘗聞竇太穆勸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弟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故晟以女歸太宗由此傳言之則主婚者后父長孫晟也高儉傳曰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為文德皇后由此傳言之則主婚者后舅高士廉也後之讀史者從皇后列傳乎從高儉列傳乎按舊唐書高儉傳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

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以晟女妻焉儉謫朱崖主簿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居之儉妹即長孫皇后母也此時晟捐館已久煢煢母子惟依渭陽則主婚者屬舅不屬父可知也或曰儉謫嶺南中原隔絕武德五年方議歸命則文德結褵已久主婚未必屬儉或亦長孫季遺命乎兩存之可也夫史可兩存則史可兩疑去實錄也遠矣

劉弘基傳

傳曰時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没惟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杲平乃克歸此史官大謬不然者按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杲降則淺水原乃戰勝之地何得八總軍皆没乎弘基敗陷實在高墌一戰史官誤以高墌作淺水原耳即高墌之役所陷者不過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三人亦無八總管並没之事此書事之最繆者不可不是正也

薛萬均萬徹契苾何力戰功

薛萬均本傳曰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敵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契苾何力本傳曰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于赦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為敵所厄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鬬士死十六七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敵披靡去有詔勞軍于大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居何力不勝憤

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詢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二傳之言牴牾不同如此信二薛傳則兄弟皆有力如虎之帥信契苾傳則萬均一貪冒敗軍之徒二傳將安所從乎

蕭至忠被誅

王琚傳曰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義竇懷貞斬常元揩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由此言之至

忠應時行誅未嘗少稽天戮也至忠傳曰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由此言之至忠亡命窮山未嘗暴尸樓下也二傳不同如此

杜鴻漸傳

史臣以崔旰一事惡其養亂愚竊以為過矣崔旰亦才臣杜之兵力不足以殺旰而必欲圖旰其勢必激而為亂旰據形便握勝兵全蜀恐非朝廷有即栢貞節楊子琳李昌巙三人始雖執言討罪終歸合從耳杜之兵善

觀大勢明於要領許盱不死以平其忿委盱以政以滿其望薦盱為尹以發其感因日與從事縱酒高會以釋其疑虩臣革心從容束裝入覲天子此時盱力可以叛智足以亂而不忍叛不忍亂嚥手夷劍閣之險挈而還之天府伊誰之功一一皆杜之孫力也凡有才之人用之難有才之人而繩趨尺步者用之易有才之人而貪亂樂患者用之難杜之孫曲為其所難而史臣不知其有所用醜詆深訾誠無當於直筆矣愚更有進者杜之

兵後有平蜀之功前有恢復之舉白草進說肅宗光復舊業盡於之兵數言迄今繹其辭彷彿淮陰壇上之辭武侯隆中之語吾以為之兵之功不出李郭下特其不持大體勸肅宗早即真耳愚嘗曰杜之兵房次律皆儒臣之有用者房次律勸親王握兵祿山閒而失署杜之兵勸肅宗和虜西京因而遽收史臣因車戰之敗隨以病房荆南之走即以詆杜縣為儒者不知兵循其一眚而掩其全㦸亦太苛矣韋見素附楊釗以進身史臣載

其强諫杜之兵化崔肝以平蜀而史臣疚其長奸總之司史者過也或曰舊書云然新書因仍不改吾更有尤於子京者知采劉氏之史而獨遺劉氏之論爾劉昫舊唐書論曰時以任崔肝為非則不然矣肝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為劇賊矣

鄭絪傳李吉甫傳

史官欲甚李吉甫之惡于鄭絪傳則以譖鄭絪之事歸

之史官欲甚李吉甫之美于劉闢叛則以討劉闢之功歸之究之二事皆虛而史官不一刋正是大病也按盧從史跋扈自恣陰與王承宗連和此時吉甫出鎮淮南鄭絪方在中書一內一外譖詞何由得進此言譖者妄也討闢之功全由杜黄裳軍機進止悉稟平章此時吉甫之官祇一中書舍人耳西川之功盡歸吉甫將置杜相於何地此歸功者妄也要之二說亦自有故鄭傳之說出於李絳之門生故吏此時李鄭望重物情所歸李

吉甫以柔巧結主知舉朝頗薄其為人而修史者輒因李鄭之故曲加以不肖之名綴之以莫須有之事及至李德裕秉國重修憲宗實録此時史官之情汲汲欲歸美于其父而無由則竊杜氏西川之功悉以歸之中書舍人而軍國重事皆欲仰成于綸誥視草之一人矣愚謂鄭傳入譖之説李絳之門生故吏所修也李傳平闢之説李德裕之門生故吏所修也此史官之態古今一律者也

黄巢以皮日休為學士

皮襲美陸魯望有松陵唱和集至今傳之及閱唐史曾望附無功桃椎之後襲美入林言尚謙之黨兩人譬之草木猶臭味也何一薰一蕕背馳至此史官耳治之功多於目治毒筆陷人正復不少陸放翁辨之極詳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江東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為吳越丞相孫璨為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考子

良璨之子也按尹洙為一時正人不輕立於龔美果如輞川之王胥于祿山義興之蔣汙于朱泚則師魯必厭薄其人絶其子孫安肯受諛墓之金奮筆為之作誌耶且龔美既受偽職日日從老兵扣鞍逐馬顧安得從容西洲投足廉石之門丈詠無間耶後人口語以之歸咎於司馬涑水涑水通鑑不過承歐宋之悞歐宋新書又不過襲劉昫之愆顧劉昫亦無足責馮道為親翁長樂老是其所慕視君如弈畜身類倡修史之日以為有才

之人類皆從賊事仇如此也曲陷知名之士以釋己慚而歐宋安其舞文不爲平反二人似不得辭其咎矣

新書較舊書本勝歐宋之功自不可没顧其中流品不分者有之持論失衷者有之安置乖方者有之事跡漏逸者有之前後錯亂者有之譜系混淆者有之秉筆率意者有之挾議太苛者有之劉文靜開國謀臣乃與裴寂錢九隴同傳此仍許敬宗等修史之舊劉幽求助平韋亂乃與王琚王毛仲同傳牛僧孺清望絶俗乃與元稹李逢吉同

傳此流品不分之失也蕭銑無罪被誅乃有誦聖之詞裴劉人品迥別槩致詆斥之語褚遂良斷非讒人惑於敬宗之史遂致疑其用譎劉蕡對策忠直海內傳頌其文復用譏其韻疏此持論不衷之失也劉延祐素無文采絶少時譽列之文藝傳賀知章暮齒乞休位望通顯列之隱逸傳沈伯儀彭景直諸人之奏議應入禮儀志而乃贅入儒學耿仁智張不矜之節烈應在忠義傳而乃附見逆臣其最謬者崔無詖始黨韋庶人繼善楊國

忠乃列之忠義傳邵說屈膝於思明稱臣於朝義乃列之文藝傳此安置乖方之失也雷海青痛哭凝碧池至今猶有生氣不得與安金藏同標信史僧一行博極羣書大衍之歷一時無輩不得與李淳風諸人並付汗青此事蹟漏逸之失也永安王孝基没於武德二年而武德四年乃有突厥相持之戰頡利死於貞觀八年而貞觀十一年乃有劉蘭拒却之功平章崔圓卒於大歷中時李泌未相也（泌以德宗貞元三年方入相）而崔圓之拜大學士乃

云引泌例而辭位節度馬璘卒於大歷末時郝玭未將
也而貞元中之議城臨涇乃云向璘墓而進詞死者復
生令人咋舌此前後錯亂之失也獨孤懷恩本獻后之
弟而以為姪徐齊聃本惠妃之弟而亦以為姪王璩本
恭憲皇后之弟而以為惠安皇后之弟王嘉王旭本珪
之孫而以為曾孫蕭至忠本德言之曾孫而以為孫張
鎰本後胤之曾孫而以為五世孫李景讓本憕之曾孫
而以為孫李玄道本揆之髙祖而以為祖袁政滋本素

立之伯而以為父韓大敏本韓休之叔而以為兄崔良位本崔日用之從子而以為從弟孔戢本巢父之從子而以為子尊卑不明親疎遽易此譜系混淆之失也久視止有元年而王求禮傳曰久視二年春大雪天策止稱上將而褚亮傳曰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壽春本寧王之降封誤以入閤持盈本玉真之小字誤以氏號為封號殷開山所敗之地誤以高墌為析墌薛萬徹所勝之城誤以泊汋為泊灼敬暉之流本在瓊州誤為嘉州韋

巨源之貶本在鄌州誤為麟州裴行立之擢本在沁州誤為泌州裴巨卿竇孝諶以無傳作有傳夏悼王懷恩王以有傳同無傳二王有傳無錄岑羲之晉令三品本先天初誤為景龍初武攸暨之降王壽春本神龍時誤為長安時此秉筆率意之失也僕固懷恩本非叛臣兩京收復厥功不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二女為朝廷嫁之絕域細人交搆其間遂激功臣使亂叛臣傳中可以無傳崔胤宦官之誅似觭太甚實為怯舉厥父秘記始得

洩憤此時誅宦官唐固亡不誅宦官唐亦亡誅宦官朱温固强不誅宦官朱温亦强黄門之生死何預汴梁之盛衰所謂窮誅暴討君側雖清而禁逆遂張者當時此言何必遂爲實録崔胤奸臣之科可以無坐二人宜從劉昫並置之平傳之中而一目以叛一目以奸則立功任事之臣讀之未免短氣此挾議太苛之失也新書之失既章章矣新書之美亦復指不勝屈諸志之整麗列傳之博綜立意簡嚴篇第周贍勝劉昫遠甚顧昫書稍

勝者不過記事捷直耳至於紀志之中類失蕪複論贊之文間襍下俚讀者具能辨之而本朝楊升菴諸公必譽劉而抑歐宋重有惜于廿一史之存新去舊此亦好奇之論非守中之說矣

新唐史本屬分任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纂修至于八年之久兩家似宜闗議一人尤宜詳較何至一書之中自啟同異一頡利之禽也在江夏王傳則以為執之者李道宗在李靖突厥傳則以為擒之者張寶相一

吐谷渾之討也在太宗本紀則以為貞觀八年在吐谷渾傳則以為貞觀九年一武后之居也在桓彥範傳則以為處集仙殿在武后及張易之傳則以為在迎仙院一安太清之平也在李光弼侯仲莊傳則以為被擒在史思明哥舒曜傳則以為請降一渾釋之之死也在渾瑊傳則以為戰没於吐蕃在代宗紀及釋之本傳則以為見殺于僕固一權梁山之反也在玄宗本紀則以為開元十年在王志愔傳則以為開元九年一劉灕之入

朝也在德宗本紀則以為忩閲而入帝都在灘本傳則
以為戍隴而歸闕下一韋弘景之封還詔書也在弘景
本傳則以為穆宗之世在劉士涇傳則以為憲宗之時
一劉總之歸地也在穆宗紀則以為八州在崔植傳則
以為七州在温造傳則以為九州一魏謩之罷相也在
謩本傳則以為大中十五年在宣宗紀及宰相表則以
為大中十一年一劉承偕之謀劉悟也在悟本傳則以
為承偕同鄜將張問在賈直言傳則以為承偕同慈州

刺史張汶一李進賢之被逐也在宣宗紀則以為楊遵慶操戈而見代在嚴綬傳則以為楊遵慶被焚而受攻（傳云兵卒焚遵慶死乃攻進賢）一龎勛之亂也在崔彦曾傳則以為戍桂林八百人三年請代復留一年因怒而猖獗在康承訓傳則以為戍桂林七百人六年之久並不見代積憤而成禍互相違戾更僕難數一彼一此使後世安所取信乎按新書成日仁宗命裴煜陳荐文同吳中錢藻共校勘之五臣身任厥職從容文館目睹瑕類喑默不置

一言是則此書之短五臣與歐宋分載其半矣

席豫鄭薰傳柳伉畢炕庾敬休氏皆不立傳

席建侯一生不作草書可謂謹矣而素與安禄山相表裏為黜陟使時至謂禄山公直無私保姦之罪莫此為大其意非不知范陽即逆謀特見此胡得君欲借以逢迎玄宗為固寵地耳不作草書與孔光之不言溫室樹定復不殊而宋景文純為之作佳傳鄭薰却宦官麽字之請可謂有守矣及閱文苑英華乃為仇士良作神道

碑至目之為全德奬之為殊勲深以甘露之事快為除凶之舉七松處士寧復有心肝耶而傳中未之深考一無詆辭此二者謂之縱慝柳伉上疏請誅程元振此時柳學士封章幾與朱雲之請上方同為快舉而新書不為立傳畢炕于天寶時為廣平太守死祿山之難可見二十四郡之中既有顏平原為之前驅復有畢廣平為之後勁而新書不列之忠義韓昌黎為其子畢洞作誌所謂廣平死節而其子不苟其澤者是也劉闢亂蜀有

嫂庚氏絶不與往還白居易作詩美之而新書不寘之列女此三者謂之佚美

史糾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糾卷五 六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羅澤

史糾卷五

明　朱明鎬　撰

宋史

孝宗帝紀

帝紀之謬莫過孝宗姑舉大臣之書薨者言之乾道六年既書辛次膺薨淳熙八年復書辛次膺罷淳熙元年二月既書虞允文薨淳熙八年八月復書以數文閣學

士虞允文為兵部尚書淳熙五年七月既書李顯忠薨淳熙八年八月復書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使副筠州安置隆興二年八月既書張浚薨乾道五年二月又書贈太師謚忠獻淳熙八年八月復書張浚都督江淮軍馬乾道四年既書龍大淵卒淳熙八年八月復書龍大淵知閤門事一人之身倏而死倏而就木倏而還除倏而捐館倏而降謫咄咄怪事可發大噱若隆興元年七月既書給還岳飛田宅矣淳熙八年七月又復書之隆興元

年既書盧仲賢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仲賢擅許之下大理寺二年三月械送柳州編管淳熙八年八月又復書仲賢齎書之事前後重複何其無定據也總之修史者仰成于托克托一人而元順帝復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宜訛謬不倫之狎出也

理宗紀

紹定四年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愚謂楊后之齡斷不踰老傳之數此史官紀年之謬也

按寧宗本紀崩年五十七距此止七歲耳寧宗存者不過春秋六十有四楊后以艷妃正位宫中反長於寧宗十一歲乎此理勢所必無也即瀛國公即位時亦五歲非四歲是皆史官不核之過

度宗紀

紀曰咸淳元年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殁於王事詔特贈官五轉此史官誤甚按襄樊之圍張順張貴援之順之死事在咸淳八年非咸淳元年也

瀛國公紀

元軍駐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時以為天意説之悠謬莫此為甚潮三日不至或周室將亡三川告竭之意吾不必眞辨獨是蒙古駐軍必不向錢塘江息肩也明甚蒙古軍中如范文虎張弘範吕文煥輩纍纍皆宋人叛而入元誰不知錢塘江有羅刹水之號乃敢壁三軍于死地即巴延誤駐范文虎輩必大聲疾呼告之以故何待遲之又久以至三日之後耶一夕不可何況三日

臨江不可何況沙上此理之所絶事之必無而史官採取異聞以哆張沙漠之盛事後儒不察遂深詫之真癡人前不可說夢并為史官所侮矣吾一言以斷之曰海潮三日不至此理與事之所或有也元軍駐錢塘江沙上此理與事之所必無也後人讀史者毋為史官所誤

此議前輩有發之者偶踵而論之忘其姓氏非敢掩為已有也

天文志

周伯星既列之景星中矣復列之客星老子周伯既列

之客星中矣更列之妖星王蓬丙旬始菀昌減光此妖星也皆以為瑞星仁宗時出奇星一時保章靈臺所不識當屬二帝北轅蒙古入朝之兆反以為瑞附之景星之末可謂載筆失倫矣至於五行志中水災火災帝紀既已詳之而志中又爾複出是贅疣也

職官志

志曰觀文殿即舊延恩殿慶歷七年更名觀文殿置大學士自賈昌朝始又曰國初有文明殿學士宋庠言稱

呼同真宗諡號乃改為紫宸殿學士以丁度為之時稱為丁紫宸慶歷八年御史何郯以為紫宸不可名官于是改延恩殿為觀文殿即二說言之觀文殿之改在慶歷八年乎抑在慶歷七年乎

藝文志

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此言失之不考按刋板始自後漢之乾祐中聶宅義為國子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刋板於國學則經籍刻板已大行

於漢之乾祐時矣愚又以刊板之事固不始於周亦不始於漢而實始於唐之季代五代之天子率兵强馬壯者為之何知有詩書經籍之可重而屑屑為梓木之舉乎其事始於武宗宣宗之世無疑但事實年月無所考耳又真宗景德元年夏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十餘萬臣少從師業儒經有疏者百無一二葢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由此言之經籍刻板權輿於唐而盛行於宋即顯德學者無筆

札之勞亦非確論也　續名臣言行録志中以為不知誰氏所撰此書成于李士英之手李固考亭之自出也如此疎漏亦非一端

向敏中傳

傳曰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云云愚謂此非實録也按

宗諤本傳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宗諤已物故矣何得天
禧之初復有李翰林入直耶此非實録一也眞宗即位
之後向敏中未嘗僕射張齊賢先有端揆之命何得云
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耶此非實録二也顧此不當責
托克托而應責考亭名臣言行録中曾載此事修宋史者
不過摭拾其詞爾

張浚傳

魏公之傳强半失實殺曲端則委吳玠以咎平楊么則

叛沒岳飛之功諸如富平之敗符離之潰盧州悍將之叛皆曲加掩飾深為之諱而巧為之辭宋史是非頗不背謬若此一傳未免失之誣而可削也考亭為魏公撰狀晚年自悔其失實元人作傳純取狀中語而不一為竄定亦獨何耶宜揭徯斯極論魏公之罪不少借也是非久而益定懲過蓋而彌章即有南軒為之子考亭為之狀終無補於魏公志大才疎之失可見人心良史自在天地間耳雖然魏公之失固不可逭魏公之美亦不可

沒徐夢莘之流所著北盟彙編厚詆醜誣一時正人如李伯紀趙元鎮張德遠輩無不肆其惡喙此不過磨衲集碧雲騢之屬耳流傳人間變亂黑白悉聚而火之可也

曲端傳

曲正甫在陝屢立戰功旣塡穽戶張德遠猶假其旗旆以紿金元史官槩沒不書至於欲殺王庶欲殺王𤫊即有其意而無其事則歷歷數之以証成其桀驁跋扈之

罪此無他張德遠之傳不得不佳㠯正甫之傳不容不惡此托克托諸人純襲高宗日厯魏公家傳而誤焉者也且同傳之人劉光世以浮沈竊榮張宗顔以選愞貶秩正甫何等反厠諸人之後愚意張浚㠯端二傳皆宜削而改之方無愧於信史

汪應辰傳

傳稱汪聖錫廷試第一宰相趙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按此是新進士

賜中庸自汪聖錫始也實大不然按張知白傳仁宗即位進士唱第賜中庸中書上其本則是特賜中庸始於仁宗天聖之元年不始於高宗紹興之五年矣又按宋史新編仁宗以中庸賜王堯臣以大學賜王拱辰則是特賜中庸始於進士第一之王堯臣不始於進士第一之汪應辰矣此史官紀事之誤

梁顥傳

本傳梁顥年九十二及第十五年而卒推其登第之年

七十有五與世俗所傳耄年得雋初不甚殊遯齋閒覽亦載其登第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果爾則顥之登第年當八十二不止七十五矣此宋史所紀復與遯齋小異及考洪容齋筆記則大不然梁顥少年登高科歷開封府推官遇病暴卒推其捐館之日不過四十餘耳容齋博覽强記自應悉其家乘有所考按宋史信遯齋之語畧容齋之筆遂致傳會俗說徒滋傳疑耳

蘇轍傳

傳云轍議歸米脂安疆五砦夏人乃服此非實録也元祐四年歸五砦五年夏人即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矣六年又攻圍麟府三日恣其殺掠矣七年又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矣歸砦之復歷歲被兵夏人初未嘗服也總之夏人之服不服不係於五砦之歸不歸狼子埜心非我族類我圍既固我威既立戒邊吏勿生事可也至於歸地修好譬之小兒然啼則予菓失菓則又啼

耳譬之犬然投之以骨則狺然盆爭耳此元祐諸君子之失計而紹聖崇寧之小人藉以為口實者此其一端也

外裔傳

回鶻傳曰回紇後訛為回鶻按新舊唐書回紇自請改為回鶻取迅捷如飛鶻之義非音訛也拂菻傳曰歷代未嘗朝貢按北魏書隋書拂菻已通中國載在外域志唐之貞觀開元悉貢方物來朝王會圖中久已有拂菻

之號矣乃云歷代未嘗朝貢耶

總論

宋史有三善有七失請歴言之宋世私史最多實録難據紹聖崇寧紹興之間日歴悉出姦賊之手諸如魏泰之碧雲騢王庭秀之磨衲集蒲宗孟之兩朝國史徐夢莘之北盟彚編悉附會姦賊而起黑白混淆賢奸倒置睹之令人氣嗌而宋史概行棄黜不以竄入筆端是非好惡頗不背謬於聖人此其善者一也文文山謝君直

悉得佳傳以視魏志之金禕耿紀晉書之諸葛誕毋丘儉宋書之袁粲沈攸之唐書之骨儀陰世師或書為叛或指為逆大相逕庭此其善者二也忠義立傳必請於天子直書無諱凡與元朝抗命矢死靡貳者悉得其載以養天地正大之氣厲人臣事君之節此其善者三也至于銓次失倫往往有之李中師諂阿新法富鄭公之家遂至免役率錢乃與李大臨祖無擇同傳俞充媚悅中宮出妻拜之中宮王中正乃與李綱朱光庭同傳鄭雍明

比楊畏共劾劉摯兼以白帖結章惇之歡乃與梁燾王巖叟同傳王漢為蔡京之客居然入幕豈復楊時張觷之流乃與孫鼛李昭玘同傳鄭望之奉使無狀李伯紀露章劾之乃與朱弁洪皓同傳成閔送敵聲喏貽笑于金湯之卒乃與王友直李寶同傳韓公裔掌韋妃箋奏為東朝故人曹勛父子曲承宣和恩倖兼保金主亮之守盟乃與王肖胄胡松年同傳梁成大李知孝極惡窮奇為士族之所不齒乃與林勲許欣同傳君子小人各

有其類無故以蛣蟯含糞之物寘諸蓀蕙之叢此其失者一也張叔夜何栗孫傅皆死國難名義無諐乃與張閣聶昌同傳曾輔以小臣抗疏爭徽宗徽行之失乃與余深薛昂同傳曲端守陝張德遠中以危法乃與劉光世張宗顏同傳雜薰草于蕕中混驥足于駑步其謂之何此其失者二也陸佃感舊師之恩安石為佃師許將有趣時之智似有可議而大端無虧終不應與林希溫益同傳安燾協規紹述尚畏名教終不應與黃履蒲宗孟同

傳侯蒙疵類不免能救劉仲武十人于死地終不應與
林攄朱諤同傳蕭振有治行黨檜擠咼事尚可原何鑄
初附檜議後辨岳氏之寃二人終不應與王次翁羅汝
楫同傳史浩顯阻恢復之論大殊逋敵之秦檜王淮德
閑道學之禁差異質首之胡紡二人終不應與程松張
岩同傳林栗撫定夔蠻議事通達即顯核大儒尚當在
議功之條終不應與何澹胡紘同傳上官均初議甚正
祇與蕪呂意見各殊大立同異終不應與楊畏董必同

傳史官之筆一出一入具有嚴科不以小蹴蓋巨慝亦不以一眚掩大端總之君子小人當辨其内不當辨其外有陽入君子之鄙而隂禍君子者其人可誅也有陽入小人之鄙而隂庇君子者其人可原也君子有過亦宜繩之不敢以君子之名而或寛之小人有善亦宜録之不可以小人之名而或距之宋史持例未免過嚴將使䝉為君子者人爭附之而不敢與其究也小人之鄙愈盛而君子之勢愈孤人亦樂於鄙小人而并絶其為

善之路此其失者三也陳靖奏勸農之議泥古難行無益民生不必入循吏傳辛文悅為太祖之師一時寵異不過因師獲印如周仲進之流不必入儒林傳鄧若水處末流之會發禪讓之談清狂不惠一至於此幸而一麾出外否則足取葅醢不必入忠義傳种放以終南一山為仕宦之捷徑北山移文聞之恬不知耻本屬常秩一流不必入隱逸傳巢谷豁達好奇萬里繭足喜與二蘇作緣至今傳為美譚徑附子瞻子由傳後可也不必

入卓行傳凡立一傳必使名實允協倘訾議可加終有媿于良史此其失者四也葉夢得宣力建炎紹興之間宜與范宗尹輩同傳而顧入文苑鄧孝甫抵觸蔡京列名黨人之碑安世道痛憤吳曦移書制使之幙宜與張觷楊巨源輩同傳而顧入隱逸陳師道峻却趙挺之之衣劉道原面督王介甫之過宜在卓行傳而顧入文苑王樵以父母被虜志滅契丹築繭室以自居號贅翁而嗚志宜入節義傳而顧入隱逸趙蕃為正學之望堅不

仕之節宜入儒林傳而顧殿文苑之末徐中行父子考亭慕之題詩墓上推為道學之宗劉勉之胡憲並屬考亭師資之敬郤雍遂於易理魏掞之明于治要六君子宜皆入道學傳而顧入隱逸命名既舛位置并失按部而就班覺所處之非據此其失者五也更有不必立傳而强立者丁瀚没于契丹且為石晉之臣于宋朝何預而存之成閔張宗顔無足比數附見張浚劉光世之傳末是亦足矣張磻饒虎臣戴慶炣趙與篙四人之傳止

有官銜可書絕無事實可紀何不削去而徒有詞費之譏此其失者六也儒林傳之孔宜孝義傳之姚宗明陳兢歷載其先世譜系刺刺不休以語乎家乘則詳以言乎國史則瀆此其失者七也去其失而存其善是在乎後之删宋史者

遼金二史

遼史纂于耶律儼陳大任金史纂于元裕之劉京叔托克托襲其成而已遼史贅疣最多金史重複不少一事而

列傳雜見一語而前後複出以語體要槩可芟析作史之意以為不如是則諜篇不行卷帙不大未可以成一代之書耳遼史之閏考朔考此表斷不可廢宋遼不同歷故閏朔相殊各自成家史詳載之使後之觀者燎若指掌此修史之功也至於公主表游幸表紀傳已臚事實年表何煩贅陳累牘不休徒費紙耳金史規模稍潤兼有元劉兩家為之屬筆所以迥勝遼史顧其中不無可議者太祖紀云追及遼主大敗之獲其傳國璽按遼

史天祚紀璽已失之桑乾河中矣此璽何緣再獲當是劉石之後典午為白版天子自是厥後悉以得璽為榮遂諱桑乾失璽之事然作史者遼金皆成一人之手何前後兩截也宋康天資刻薄許其死節容竒剽掠身斃旄以盡忠叛臣傳之張覺在宋史附奸臣之中在金史列叛臣之首既入宋史而復入金史是不可不删也列女傳之韓慶民妻夫則遼之貴官妻則遼之命婦宜入遼史而反入金史是不可不校正也

史糾卷五

史糾卷六

明　朱明鎬　撰

書史同異（文多不録録其有議論者）

陶潛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沈約宋書）

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李延壽南史）

南史淵概作深避髙祖諱也李氏以虎為武以丙為景

以淵為深以世為代以民為人諸葛長民李道民悉易為道人長人皆避廟諱而設律以臨文不諱之義殊不必爾亦狃于江左之習犯祖父之諱輒相向流涕李氏修史不得不沿襲世尚愚意後人校史者悉宜改正舊史即兩漢書亦然否則莊光終為嚴光趙談終為趙同矣

裴子野傳

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

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志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删撰為宋畧二十卷姚思廉梁書

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南史

按裴氏宋略世無傳本惟司馬涑水陸唐老通鑑中偶載子野史論當屬宋畧之遺也可見宋時載籍極備本朝中秘遜之遠甚民間藏書亦無贏勝雖陳農之使四出而不準之徒難遇矣

袁泌傳

永嘉王蕭莊僭位（姚思廉陳書）

永嘉王莊稱尊號（南史）

後梁明帝之在江陵也陳書稱名曰蕭巋南史稱謚曰梁明帝此南史書法為正姚察父子意中唯知有陳不知有梁矣江陵時號影國延祀至三紀則猶然武帝正裔也陳氏既可帝制自為蕭氏何嫌再整王步愚意梁書中明帝必應為之立紀王琳必應為之立傳一如何

之元梁典之制則庶乎其無議矣蕭穎士依春秋編年例自漢元年訖義寧作傳百篇至陳受梁禪書曰陳霸先及王緒作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助之又著史譜作梁不禪陳論茂挺為武帝之枝孫太原為僧辯之的裔持論未必無偏然以視姚簡之書法則二書差快人意也

江總論

總嘗自叙其畧曰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

被摧黜奈何命也時人謂之實録陳書

其為自叙云太建之時云云識者譏其言跡之乖南史

江總特一浪子耳作天子狎客賦詩酬飲以國輸人乃徙宅忘妻之流也指斥太建咤命不辰亦復何心姚簡之之徒以父執之敬曲致美詞此當以南史為正

書陳梁二史後

按書史異同南多于北而南朝中唯陳梁為少盖修二書者姚簡之實董其事姚李比肩立朝年事已懸載筆

載言勢難牴牾其情事然也至于大義所昭奮毫獨斷秘簡將絶書牘偏詳李氏要有耑長鄭夾漈著通志略百帙備錄書史凡有異同必黜諸家之書而存李氏之史宜乎諸書既成李太師父子著作復藏本秘閣卓然單行于八家之外也　梁書無傳而南史有傳者王琳張彪是也陳書無傳而南史有傳者陳暄是也魏書無傳而北史有傳者念賢以及乙弗朗六人是也魏書有傳而北史無傳者高湖諸傳是也後齊書無傳而北史

有傳者彭樂是也一人而南齊書有傳北魏書復有傳者裴叔業是也一人而南史有傳北史復有傳者蕭綜是也

宗室元丕傳

北史高史無甚異同而高史為明晰係唐人高峻所撰初集六十卷其子迥足成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載在新唐書經籍志中魏伯起魏書帝紀及皇后宗室諸王列傳强半亡逸後人乃採高氏小史補之嘗閱王伯厚

困學紀聞謂高書不甚流傳然則小史在宋時已屬秘閣本矣

來護兒傳

護兒率樓船至滄海云云至遂班師（魏徵隋書）

率樓船云云至乃旋軍（北史）

此隋書所紀爲實護兒失利屯師海浦高建邀戰未嘗喪元而北史改竄隋書詞多溢美正以來璞來濟同時貴仕耳時語曰世南男作匠護兒兒作相厥子柄國乃

考自應得佳傳矣房彥謙瑣瑣卑職因房喬而立傳演至五六百言魏季景魏長賢魏書本不立傳因魏文貞而收入北史此史官一時氣習也

書齊周隋書後

按李氏之史與諸書異同者北較少于南蓋以修北齊書者李百藥修北周書者令狐德棻修隋書者魏徵三公位高望重又卒李氏丈人行也延壽承大師之指藉以卒業伯起之書或多翻駁三公之史安敢削藁所以

同者什九異者什一鄭漁仲錄史至隋書而止唐書五代不復措詞秖以二書屬歐宋先達之筆不敢互立同異鄭氏之指上與李氏同符可以捄文人相輕之失矣每見後生著述目治無多一遇先輩輒思反唇相稽書予建所謂李緒瑣瑣曾何足云聞李氏鄭氏之風者應亦渙然汗阻耳

新舊唐書異同

舊書劉煦著新書歐陽修宋祁著

武后紀

故司空李勣孫柳州司馬徐敬業偽稱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為辭

舊書

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討亂

新書

此書法已為紫陽綱目開先矣三國鼎峙蜀為正統其說創自習鑿齒高貴慘死南闕書弑其義起自蕭穎士帝在房陵書假乾侯其論出自沈既濟紫陽一一遵之須知大儒亦自有藍本也

文宗紀

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望日有蝕之舊書

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新書

以晦日食者有之以二日食者有之自古未有望日食此則司史者過也以新書為正　晦日二日亦司歷之過日食未有不朔者或平朔定朔立法未密耳嘗閲宋史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奏月食于晝已而其言不售月食晝便可日食望太史好為迂怪乃至是耶或曰

開成元年元旦史官以忌諱故錯錄也得之

諸志

監察御史裏行貞觀初馬周以布衣進用太宗令于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任裏行之名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為監察裏行也舊書職官龍朔元年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文明元年置殿中裏行後亦顯以裏行名官新書百官志

監察御史裏行之名不自龍朔昉也舊書之說為詳按

官制以太宗詔勅之語入官銜者凡有三一監察御史裏行一平章事一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太宗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平章事不過以之勅藥師耳初非官名也而平章事之名即自此始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之書令也亦詔勅中語初非官名而同三品之名即自此始高宗時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則同三品之名自文瓘始入官銜矣永淳初以黃

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平章事之名自待舉長倩始入官銜矣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為監察御史裏行則裏行之名自本立始入官銜矣推其由來皆太宗一時王言後遂相沿為制此不可不考

吳王恪傳

新書于詔勅諸文槩削不錄往還書教必行竄易宋自穆伯長蘇子美古文既行痛繩西崑之體麗薄太甚凡

遇排偶悉易散文愚意一代王言自有其體何必芟除舊作曲徇己筆即學士視草未必悉出宸裁而誥詔臚列或備一朝綸綍新書不如舊書之存實也

吳兢傳

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于壯年舊書

兢敘事簡核號良史世謂今董狐云新書

吳長垣才擅良史風節挺然折燕公之問解相王之獄

大節既已無玼著論詎復紕繆按長垣在長安景龍間私譔唐春秋迄未成書集賢論次僅得六十餘篇卷帙未聞盈八十也復以書事不當遠謫荆州此時燕公秉國未免高下在心初以為紕繆者燕公主之繼以為紕繆者李哥奴主之舊書乃祖其說耶韋述傳中言令狐德棻吴兢二人譔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韋述屬草始分紀傳然則八十餘卷或子弟譔之非長垣之筆亦不可知

駱賓王傳

按賓王潛踪蕭山阻風五陵王那相推刃已同唐杜諸人并命矣倘效張儉之亡命自行秦始之大索何故淫刑方騁偏存寛政新書之説斷非實錄其端本之唐人説部唐人最惡宋延清必醜説之而後已靈隐寺題詩樓觀門對之句以為竊之老僧老僧乃賓王避禍雜髪入空門者展轉流傳荒誕莫據宋子京好採小説闌入正史賓王亡禽不知所之應惑于唐記紀事諸書遂採之而成文耳

柳公綽傳

柳公綽字起之舊書

柳公綽字寬小字起之新書

此新書所紀為實劉書凡遇一字字輒為改易房玄齡之字喬顏師古之字籀悉以字作名以名作字至柳寬以小名作字其失與房顏二傳同也按顏籀祖之推字介弟相時字睿皆一字字顏氏自有家法耳劉氏以字為名失之不考至于陸長源本字泳乃加一字曰泳之

李叔明本字晋乃加一字曰晋卿劉氏意中幾不知古人有一字字矣

書新舊唐書後

舊唐書有傳而新唐書無傳者凡二十七人祖孝孫唐衢字文籍韋辯王正雅張楊趙仁本趙道興闞巨源良吏之李君球李璿酷吏之萬國俊忠義之成三郎尹元貞郘真趙睦文苑之鄧玄挺李拯方伎之僧玄奘神秀一行隐逸之王守慎徐元紀孫處玄烈女之魏衡妻王

氏宋廷瑜妻魏氏女道士李玄真新唐書有傳而舊唐書無傳者凡一百三十人元結顧少連鄭珣瑜杜佑鄭薰韋博王鐸康承訓牛元翼傅良弼李寰高師厚趙犨鄧處訥陳儒裴垍鄭延昌王溥盧光啟周寶劉巨容趙德諲楊晟顧彥朗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孫儒劉建鋒馬殷成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馮弘鐸王潮劉知謙忠義之王行敏李育德吳保安張興蔡廷玉朱體微張伾周曾王碣吳鐐張遜孫揆卓行之權皋孝友之任敬

臣友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禮鄭潜曜沈季銓許伯
會侯知道程俱羅何澄粹李興陳鐃奴許法慎杜攢王
博武萬敬儒韋全益循吏之羅珦韋丹薛元賞何易于
隐逸之孟詵秦系張志和陸羽陸龜蒙儒學之沈伯儀
彭景直張齊賢殷踐猷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丘
康子元趙冬曦尹愔陸堅鄭欽説盧僎啖助趙匡韋彤
陳京林藴韋公肅文藝之蘇源明皇甫冉柳并歐陽詹
李頻吳融吕尚鄭虔列女之房玄齡妻盧李畬母鄭康

妻李符鳳妻高叡妻秦王琳妻韋盧惟清徐饒娥安南賊帥陶齊亮母金高彦昭女李侃妻楊貢直言妻董李妙法謝小娥楊含妻蕭李廷節妻崔殷保晦妻封李拯妻盧山陽女趙周迪妻朱延壽妻王方伎之姜撫杜生

凡不立傳而事蹟時見他傳者不錄

吳溆舊書列外戚傳新書列忠義傳元總秀舊書列文苑傳新書列卓行傳甄濟舊書列忠義傳新書列卓行傳陽城舊書列隐逸傳新書列卓行傳司空圖舊書列

文苑傳新書列卓行傳孫思邈舊書列方伎傳新書列隱逸傳武攸緒舊書列外戚傳新書列隱逸傳薛懐義舊書列外戚傳新書附見武后傳賀知章舊書列文苑傳新書列隱逸傳詳按諸人所列新舊不同而新書為勝惟賀知章入之隱逸傳殊可咄咄賀監位登三事年踰懸車偶乞鏡湖便稱高蹈則充隱山人隨駕隱士悉可無慚青史亦何以服王無功陸魯望諸人之心耶劉書外戚傳以薛懐義竄入其中婬禿上烝外則有之戚

于何有果爾則呂后之辟陽侯馮后之中山王皆可聯翩附椒房之戚矣此皆史官載筆不倫新書舊書同為一丘之貉者也

劉書立志十一歐書立志十三劉書分禮儀音樂為二志歐書合禮樂為一志而分儀衛車服為二志分選舉百官為二志分兵刑為二志舊唐則有輿服無儀衛有職官無選舉有刑法無兵志也至于宰相年表方鎮年表宗室世系宰相世系諸表及卓行有傳藩鎮有傳姦

臣叛臣逆臣有傳皆劉氏之所未備而歐宋二公所增修者較舊史為精彩一變矣

按五代史劉昫傳止言監修國史並不及修唐史一字豈永叔護前沒其功不錄耶抑劉歸義本乏文采特以故事署名耶傳中稱一朝臣有避祖諱讓官不拜者中書作勑曰聞名心瞿昫遽執筆竄易之曰有恥且格一時傳以為笑由此言之劉氏之文采槩可睹矣而舊書是非頗不背謬時時與新書分道抗行當是舊書為衆

家所成徒以歸義官望最高推之爲主名耳閒閲吳縝新進唐糾繆表中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條然則宋時所行者趙瑩舊唐書非劉昫舊唐書也涑水資治一書廣採家傳說部而閒用唐書往往復出劉宋兩家之外心竊疑劉道原諸人私有筆削今以咸林一表窺測之抑當用趙瑩本耶本朝楊升菴汲汲推劉書不置至舉姚崇說玄宗十事將舊書新書相儗以爲宋不及劉不啻百

里而遥然十事舊書不載即宋子京姚元之贊中已明言之此一則本出自吳兢昇平錄升菴欲歸美舊書徑以吳兢之筆擬充劉昫之簡耳偶論舊書而并及之

史糾卷六